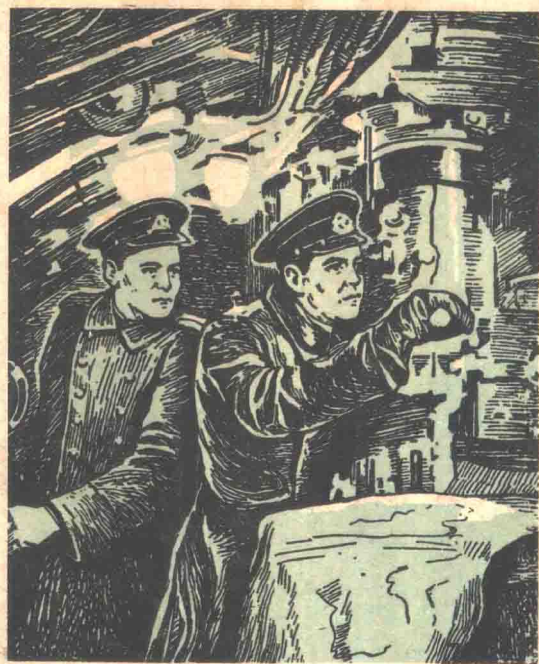




海底英雄

馬·津盖尔著

北京大众出版社

海 底 英 雄

馬·津盖尔著

田 怡譯

北京大众出版社

一九五六年

內 容 提 要

这是一本傳記性的軍事小說，書中給我們生動地描述了一位苏联海軍英雄从战斗生活中成長的过程。由於党的教育、由於他坚毅勇敢的精神和献身革命事業的深切願望，他克服了种种困难，度过了各种各样的危机，並很好地完成了多次的艰巨任务。从這本書中，我們不僅看到苏联战斗英雄生活和成長过程的全貌，同时，英雄的苏联水兵們那种热爱祖國、英勇机智、頑強不屈的精神，也会使我們受到深刻的教育。

Макс Зингер
ГЕРОЙ МОРСКИХ ГЛУБИН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ДОСААФ
МОСКВА 1955

海 底 英 雄
〔苏联〕馬·津蓋尔著
田 怡譯

*

北京大众出版社出版

（北京西四區白塔寺觀音堂）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〇七〇号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總經售

北 京 印 刷 厂 印 刷

開本 787×1092 1/32 · 2 4/16印張 · 46,000字

1956年6月第1版 1956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數 1—130,000冊

統一書号 10071·5 定價 0.22元

目 錄

雅罗斯拉夫的孩子.....	1
遵循列寧的遺訓.....	7
在北極圈外.....	18
突破敌人的峽灣.....	27
勝利的齊射.....	36
在敷雷区内.....	51
海軍上將旗.....	65

雅罗斯拉夫的孩子

空气中散發着瀝青麻繩、水藻和青草的气味。忙碌的海鷗在微波蕩漾的伏尔加河上空此呼彼应地啼叫着。一个老船家在駁船上解开粗繩的梢头繫拖篙，一面尖声尖气地唱着歌。

“你叫什么名字呀，爺爺？”一个年輕的水手瓦紐沙·科雷什金听罢老头兒的歌，問道。

“我可算什么爺爺呢！”老船家有些气憤，說道。“要知道，我还只有六十歲呢……大家全都管我叫沙夏叔叔。真是这样，老賢侄！”

接着，老头兒笑了笑，問道：

“到伏尔加來混飯吃嗎？”

“我們是伏尔加人，从克魯特茨村來的。我在旁边那条駁船上当水手……”

“这可是好事情啊！”老头兒誇讚道。

一艘大客輪順着伏尔加河向下游航行。年輕水手看着出了神，沉思地說：

“假使我有一天能乘这样的船航行就好了！真漂亮！多大的勁兒呀！……”

老头兒从劣等紙烟的灰藍色烟雾里望着雄偉的大河。伏尔加河的水在緩緩地流着。天空清澈無云。老头兒把他那頂被太陽晒褪了色的帽子拉到眉毛上，学着孩子的声調說道：

“在我从前做孩子的时候，我对于人情世故还不很明白，一心想着將來長大了就去撑駁船。那时人家就会尊重我，用

本名和父名称呼我^①，我就可以被人家当做一个人看待。但是后来这一切都成了梦想！”

老头儿发觉瓦紐沙的脸色阴沉了，不觉对他怜悯起来：

“这都是过去的生活，现在的时代当然不同了，现在是苏维埃时代。现在，到处都为普通人开辟了道路……你就是扯住我的耳朵也不能把我从伏尔加河两岸拉开。我是在伏尔加河上生长的，将来也要在伏尔加河上死。我爱白茫茫的水，我有好几次淹下水，可是水都没能把我卷走。我还参加过对马战役，也没有给淹死……”

科雷什金听着健谈的老头儿滔滔不绝地谈话，一面打量着他那好像烤苹果似的满是皱纹的脸和像秋天枯草一般黯淡无神的眼睛，心里想着：“伏尔加母亲既没有使这个人获得光荣，也没有使他成名，可是他还是爱着这条河，就像儿子爱自己的母亲一样……”

一艘小拖轮冒着一圈圈的黑烟拖着一条驳船溯流而上。一只手风琴在奏着美妙悦耳的音乐，有人在小声唱着一支古老的伏尔加河歌曲。科雷什金望着这幅景象，梦幻地想着：“我要是在这样一条拖船上当水手，就可以航行到下诺夫戈罗德去。那可多美呀！……”

但是，科雷什金既没能在客船线上工作，也没能在拖船上干活，而是乘了驳船航行，把石油从雷宾斯克运到彼得格勒。他顺着谢克斯纳河和白湖、白湖运河和馬林斯克运

① 苏联人的姓名通常包括本名、父名、姓三个部分。把本名和父名连起来称呼，是表示尊敬的意思。——译者

河以及奧涅加湖航行，而且摸熟了深度、砂洲和淺灘，懂得它們的性質。在這方面，那些有經驗的老引港人給了這個年輕的水手許多幫助。

在深灣里過冬時，河運工人們被安置在公共宿舍里，每兩個人合用一個房間。空閒時間是很多的。共青团員科雷什金津津有味地看着書，有時候還犧牲了睡眠的時間。他在駁船上和深灣里反復閱讀了涅克拉索夫、屠格涅夫、契訶夫和高爾基的許多作品。

有時候，他也回憶起不久以前童年時代的事件。瓦紐沙的父親——鐵路搬運工人亞歷山大·科雷什金——死得很早。因此，瓦紐沙幼年在家裏生活的時間很短，當他十二歲時，就听了母親的話到彼得格勒的雅羅斯拉夫制革匠安東·哈里唐諾維奇·謝明那里去幹活了。

這個外表瘦削而不太美觀的孩子生平第一次來到了大城市里，他花了好多工夫才找着旅行街，最後才找到了商人謝明的皮革店。

老板把這個新來的人從頭到腳打量了一番，開始按照自己多年來養成的嚴格的規矩，向他詳細地詢問。老板首先問他會不會抽煙、喝酒。

瓦紐沙起初听着老头兒的話，很覺得胆怯，但是後來就習慣了，於是開始照他母親送他遠行時所諄諄教導的那樣，机灵地回答起來。

謝明把瓦紐沙收下來當學徒，五年內沒有工資，只供給伙食、衣服和鞋襪。

每逢星期六，老头兒總是給叫化子一些布施，照例只給

一戈比，要是給兩戈比的銅幣，就非找回一戈比不可。每星期六总有許許多多叫化子來。因此，謝明一個人來不及施舍，總是要叫一個學徒幫忙。

他教導學徒們一種特殊的誠實：假使你剋扣顧客的斤兩，他們就不會再到我的店里來買東西了。他勸告學徒們對待叫化子也要客氣：他們只要到手一戈比，就會在全城傳播安東·哈里唐諾維奇·謝明的名聲，這樣對他的生意就大大有利了。

小科雷什金不久就了解，原來謝明這老头外表看來很寬宏大量，虔誠信神，而且小心謹慎，但是他所雇的人大部分都是他小心而自私地從他自己的親戚中挑選出來的，這樣就便于榨取他們的血汗。他強迫他們干活，從早晨一直干到深夜，一個休息日也沒有……當瓦紐沙的純潔而敏感的心灵知道了這種情形以後，他就快快不樂，開始想念着家。但是他並沒有別的安身的地方……

瓦紐沙和年幼的店員們一同住在一個叫做“壯士室”的房間里。窗上有柵欄，好像監獄一樣。這個孩子從遼闊的伏爾加流域來到“壯士室”的柵欄里面，就顯著地消瘦憔悴了，活像一株森林里的樹移植在石子鋪砌的庭院里。瓦紐沙時時刻刻憶念着故鄉克魯特茨村，憶念着親切可愛的伏爾加河的芬芳。那種氣息和皮革店的酸澀氣味是多麼不同啊……

一個月里，難得有一次可以騰出一個鐘頭來看一會書，坐下來想一想心事。日子一天天在工作和差遣中過去了。休息日總是像克魯特茨村一樣的遙遠無期。

這個孩子把撕下來的日曆背得爛熟了。無論什麼詩文，他只要讀一遍，就能把它記住。他朗讀時非常流利而意味深

長，使伙計們非常高兴，但是老板却加以白眼。老头兒不欢喜这种娱乐哩。

除了店鋪和“壯士室”以外，这个孩子什么都看不見。他虽然住在一个最美丽的俄罗斯城市里，却只能从謝明的鉄檻里望見天日。他讀了很多史詩，常常在睡覺的時候想着也許会有一股强大的力量來到他身上，使他振足精神，折斷可惡的鉄檻，像出籠的小鳥一般远走高飛。

科雷什金既看不見陽光，也看不見克魯特茨村人所習以為常的遼闊地方，更看不見翠綠噴香的森林和惹人喜愛的野花。他貪婪地回想着雛菊、金花菜、芬芳的矢車菊和小舟上美妙的槳架的軋軋聲。

他想寫信給母親，要她把從這裡帶走。他握着鉛筆想了好久，可還是寫不出信。他用拳頭擦了擦眼睛，在堅硬的床鋪上躺了下來。他改變主意不寫信了，開始為年邁的慈母憐憫。沒有什麼可以叫她高興的……

有時候，孩子般的思想和幻夢会把瓦紐沙帶回克魯特茨村。他鄭重考慮着送些什麼禮物給母親。他一定得在白天回家，讓所有的人都看到他！他不是隨隨便便回家，而是要像在外面當季節工的雅羅斯拉夫人那樣乘了三套馬車回家！有鈴鐺的三套馬車！馬車會威風凜凜地駛到門口。母親認出是瓦紐沙，就會哭起來，開始呼喊著鄉鄰，或者鄉鄰們自動會跑來。母親會說：“你們看，我的兒子多好呀！”她会把兒子的禮物拿出來給大家看，誇耀她的披巾、綉花的短衣、短統靴，說不定還有手表哩。

瓦紐沙·科雷什金時常在彼得格勒的街道上看見一大串

人抬着担架从車站出來。这些担架好像一列船舶似的一个跟着一个载着人运出車站。这是运送一些受重伤的兵士。每天有伤兵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戰場上运下來。好心腸的人会走到担架跟前，把一枚五戈比的銅幣放在伤兵的胸膛上，然后画着“十字”，把眼淚擦掉。科雷什金在旁边走着，和躺在担架上的伤兵攀談起來；他总是想碰到一个雅罗斯拉夫的同鄉。但是伤兵中沒有克魯特茨人，只有科姆斯特罗姆人、維亞特人、卡盧加人、奧勒尔人……

这孩子像他母親所教導的那樣忠实地服务。他学会了裁剪的技術，懂得許多皮革的奇異名称，而且善于剪割皮張，既能使顧客滿意，又能使老板不致于虧本。

二月革命^①沒有为年輕的科雷什金的生活帶來什么新鮮美好的东西。他照旧在謝明的皮革店里工作，仍然住在“壯士室”的鉄檻里面。說实在的，有一次曾有几个佩着紅臂章的人到店裡來，和老板不知長談了些什么，經過这次談話以后，老头兒就开始讓自己的职工每星期休息一天，不再一个月休息一天了。

那一年，瓦紐沙滿十五歲了。他長大了，但照旧沒有結实的体格，健康情形也不佳。他怎样也过不慣謝明鋪子里的生活。他的內心滋長着強烈的反抗。他早就厭倦了老头兒的那種只有他一个人才知道真象的甜言蜜語，厭倦了每逢星期六吝嗇地分發銅板給叫化子的偽善行為，厭倦了這種販賣皮革的生意，厭倦了那些伙計以及他們的淺薄而唯利是圖的興

① 指一九一七年二月俄國第二次資產階級革命。——譯者

趣。

一九一七年十月前不久，这个孩子离开了謝明，回到他的故鄉克魯特茨村，但是並沒有乘三套馬車，而是拎着一只空簍子步行回去的。母親一眼看見瘦削的兒子，不由驚叫了起來。近鄰們都跑了過來，她們回想起自己的丈夫、弟兄和兒子上前綫出征一直沒有回來，也一同陪着流起淚來。

在那个時候，要养活一家人是很困難的。瓦紐沙不久就离家到雷賓斯克，投奔在伏尔加河上当駁船夫的熟人去了。

他在駁船上漂航了六年。夏天是在伏尔加河的水上度过的，而冬天，当駁船停泊在雷賓斯克的深灣里时，这个年輕的伏尔加人就在技術夜校里學習。

这时科雷什金成了一个老練的、精通自己業務的河运工人。因此他被委任当了駁船的船長。但是年輕的船長航行的日子并不長久。他服兵役的時候到了。当然，心願只有一个，路也只有一条——加入海軍。

遵循列寧的遺訓

在加入海軍以前，駁船船長科雷什金到家里去了一次。他的鄉下朋友几乎認不得这个身体結实而高大的瓦紐沙了。共青团員科雷什金立刻和故鄉雅罗斯拉夫村的共青团員們情投意合。他建議那些也准备服兵役的朋友們組織一个農村圖書室，为自己在克魯特茨村留一个良好的紀念。他把自己費尽心血收集起來的全部圖書捐了出來，并且帶头按戶征集圖書供給公众閱讀。过了不多几天，農村圖書室里就已經有了

好几个放滿了書的書架。牆上貼着美觀的標語：

“閱讀是最好的學習。”

“好書就像一個好的社會一樣，它教育你，養成你高尚的感情和道德。”

“只要你對我說你讀些什麼書，我就可以判斷你是什麼樣的人。”

科雷什金對書籍的愛好是從小養成的。在每次航程之前，他照例總要帶一捆新的書報雜誌放在駁船上自己的小房間里。

年輕的河運工人有一本筆記簿“箴言錄”，他在里面抄錄了許多他所讀過的格言。在單獨的一頁上摘錄着列寧在俄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講話：

“做一個青年團員，就是要把自己的工作和能力用去為公共事業服務。這就是共產主義教育底實質。”^①

而科雷什金從年輕時起就不惜為公共事業獻出自己的力量和勞動。

……離別故鄉克魯特茨村的日子到了。街上傳來悠揚的手風琴聲，年輕的人在合唱：

今天是最後一天

我和你們一同遊逛，朋友們！

① 見列寧“論青年團底任務”，中國青年出版社一九五四年版 第二十頁，——譯者

“瓦紐沙，你干嗎待在家里啊？”母親問道。“大伙兒都在游逛，唱歌……”

“媽媽，他們不應該唱這種歌！”科雷什金說。“不應該為我掉眼淚！我是自願去為祖國的海軍服務的。青年團幫助了我，媽媽！這就是它——介紹加入海軍的共青團證明書！”說着，他用手掌拍了拍軍便服的側面口袋。

有人在輕輕地敲窗。一群共青團員走進屋里來，科雷什金準備和他們一起到列寧格勒去。

他們快樂地出發去參軍，車廂里充滿了友愛熱情的歌聲。新兵們被安插在列寧格勒的捷略賓兵營里。

被指定照管新兵的司務長走到科雷什金跟前，像往常一樣地問他：“是哪兒人？以前航行過嗎？”等他知道科雷什金是伏爾加人，就和藹地說：

“伏爾加人只有一條路——加入海軍！伏爾加人到處都去航行！在咱們各個艦隊里，在任何一條船上，都有伏爾加人！”

新兵們把司務長團團圍住，傾听着他的談話。

司務長繼續說道：

“伏爾加人就像魚一樣愛水。我對伏爾加人抱着很大的期望。我向來就看重河運工人。科雷什金，我相信你不會使我失望吧？……”

在科雷什金所服務的艦隊里來了一批委員，來選拔年輕的優秀水手們去進專科學校。

科雷什金被編入喀琅施塔得舵手和信號員學校。他必須特別注重政治修養。上級派了一位聰明能幹的水兵——共產

党员布拉托夫——来帮助年轻的学员。布拉托夫有空就和科雷什金在一起，向他解释列宁学说的基础。

优等学员、红海军战士伊凡·科雷什金通过了正规舵手的考试。他被委派为旗舰“白隼”号的舵手，过了一年又被委派为“波浪”号汽艇的司务长。他成为这条小海船的全权主人。他一度当过船长的那条“石油工人”号驳船，停在“波浪”号旁边就像个庞然大物。但是司务长却爱上了现在由他亲自指挥的快艇。

有一次，“波浪”号驶往奥兰尼因包姆去迎接一位海军首长。科雷什金按照指示到达指定的地方，让值班的司机留在碇泊在码头旁快艇上，他自己到车站去。

车厢里走出一个头发灰白、身材高大、仪态庄严的海军军官，袖子上镶着一条阔綫、一条中等綫的袖章。科雷什金按照规定向他作了报告。

“好，司务长！把您的船给我看看吧！”这位年老的海军军官仔细打量了一下作报告的人，然后命令道。

长官视察快艇的结果显然很满意。科雷什金命令开足马力。

在喀琅施塔得碇泊场上，快艇经过了停泊着的水雷敷设舰“十月二十五日”号（先前叫做“纳罗娃”号）。当快艇和水雷敷设舰相遇时，老海军军官挺直雄壮的躯干，向军舰致敬。司务长用疑问的眼光向长官看了一眼。

“司务长，您想知道我为什么要向‘纳罗娃’致敬吧？三十年前，我第一次当了这条舰的舰长。我爱上了它。司务长，你也应当学会去爱好和尊重自己的船：热爱和尊重我们

祖國海軍的旗幟吧！將來等您升任高級軍官以後，您也許會遇到自己的這艘小汽艇。就像我今天一樣，您會向它致敬……要知道，船就是祖國的一小部分！記住這一點。您愛海，海也就會愛您！”

科雷什金的一切工作都進行得很順利。他準確地按照條令服務和行動。

但是，有一次司務長奉命把旗艦上的一位專家送往奧蘭尼因包姆。這位長官要想親自掌舵。按照條令這是不可以的。但是科雷什金不敢拒絕上級的要求，而後來卻為這件事懊悔了好久。

專家掌着舵。現在司務長已經處在旅客的地位了。他覺得自己在舵室里是多餘的，就對長官說：

“可以允許我去喝口茶嗎？”

“去吧，請放心去喝茶吧！”

科雷什金剛開始喝茶，他的繼承者已經駛錯了航綫，汽艇擱淺在砂灘上了。司務長沖進舵室，但已經遲了。不管他怎樣把舵輪向左向右轉來轉去，不管他怎樣向機器間喊叫：“全速向前！”“全速向後！”都沒有用。“波浪”號還是停留在原地一動也不動。

他們叫來了一隻從旁邊經過的划子。全體乘客以及使汽艇擱淺在淺灘上的肇事者，都改乘划子走了。只有船員們留在汽艇上。

真是禍不單行……沙子落到注水器下面去了。汽鍋的供水終止了。為了避免爆炸起見，科雷什金命令把火箱里的燃燒物扒出來，同時把水澆在煤上，使汽鍋快些冷卻。汽艇開

始以剩下來的蒸汽發出尖銳刺耳的警笛聲。最后总算又來了一只划子，科雷什金就派司機坐划子去打電話要求从喀琅施塔得派一條拖船來。

碼頭的拖船趕來援救了。拖船船長神氣活現地站在船長台上，雙手撐腰，寬寬地叉開兩條腿，冷笑着問道：

“喂，海鷹，你們到底還是碰上了淺灘嗎？你們的司務長是誰？”

“‘波浪’號汽艇司務長科雷什金！”年輕的海員報告道。

“請您趕快來拖吧。沙子落在我們的注水器下面啦……”

“噯，我們就要來拖你們水手了，”拖船船長表示寬容的態度說道。“我們要指點給你們勇敢的海員看看，應該怎樣在波羅的海工作！”

當時聽見機器發了一陣響聲。拖船全速向前，頓時擱淺在“波浪”號旁邊了。

現在已是兩個汽笛一同在鳴响：汽艇的鳴聲尖銳刺耳，拖船的鳴聲沙啞低沉。兩條船牢牢地擱淺在砂洲上求救。汽笛鳴响了好久。拖船的船長也不得不扒出燃燒物，把水澆在火箱里，以免汽鍋發生爆炸。

……艦隊參謀長加列爾厲聲詢問歸來的汽艇司務長：

“擱淺了嗎？”

“是的，參謀長同志！”

“有損壞嗎？”

“毫無損壞！參謀長同志，我的過失是讓旗艦上的一位專家掌舵……”

“讓旗艦上的一位專家掌舵？可是說實話，到底誰是汽艇

的司務長呢？汽艇是委托給誰的呢？是您還是旗艦上的那一位專家？……”

“我的過失……”

“不錯，是您的過失！您是司務長，您得負責！不管乘客是誰，我跟他們沒有交道，我只跟汽艇司務長打交道。明白嗎？”

“我明白了，並且我覺得真是可恥，參謀長同志。我請求您把我調到另一條船上去！……”科雷什金內疚地說。

“調到另一條船上去？誰允許您見異思遷的？回‘波浪’號上去指揮吧，可是，一定得親自指揮！”

“是！”科雷什金回答，急忙回頭就跑了出來，因為事情這樣結束而喜出望外。

科雷什金繼續指揮“波浪”號，但從此以後不再把舵交給任何第二個人。不論在白天或是黑夜，他總是按照航綫行駛，準確地完成任務。大家開始把“波浪”號當做模範船。

司務長科雷什金獲得了一個新的委任——魚雷艇隊的舵手長。後來，他在軍用運輸艦“鐮刀和錘子”號上服役。

科雷什金的生活里發生了一個重要的事件。在波羅的海艦隊魚雷艇隊水兵的黨員大會上，通過科雷什金加入共產黨的隊伍。

一九二四年秋天，列寧格勒海軍艦員中年輕的水兵被分配到各專科學校去學習，科雷什金也欣然參加了學習。最難的是俄語筆試。口授時間既短，而所授的又是韻文。教師在課堂里踱來踱去，從容地口授道：